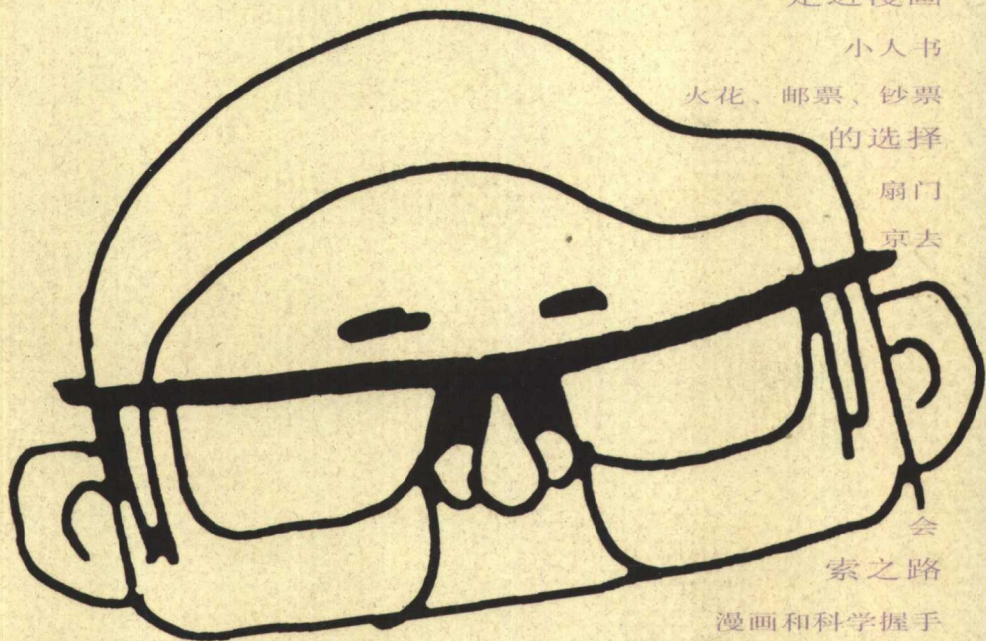


缪印堂

著

中国漫画大师书系

战乱中的童年
逃过了南京大屠杀
在武汉观空战
欢乐和苦难同在
会馆当学生
童年的歌谣
走近漫画
小人书
火花、邮票、钞票
的选择
扇门
京去
会
索之路
漫画和科学握手
我又敲对了门
没有休止符
不忘四格漫画
漫画与电脑
我爱我家
我的母亲
我的老伴



漫画春秋



漫 画 春 秋

缪印堂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漫画春秋/缪印堂著.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4.11
ISBN 7-5043-4389-7

I. 漫... II. 缪... III. 缪印堂—回忆录
IV. 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4304 号

漫画春秋

作 者	缪印堂
责任编辑	聂珊珊
装帧设计	一 同
责任校对	张 哲
监 印	陈晓华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86093580 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邮政编码 100045)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装 订	
开 本	900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180(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5000册
书 号	ISBN 7-5043-4389-7/K·147
定 价	2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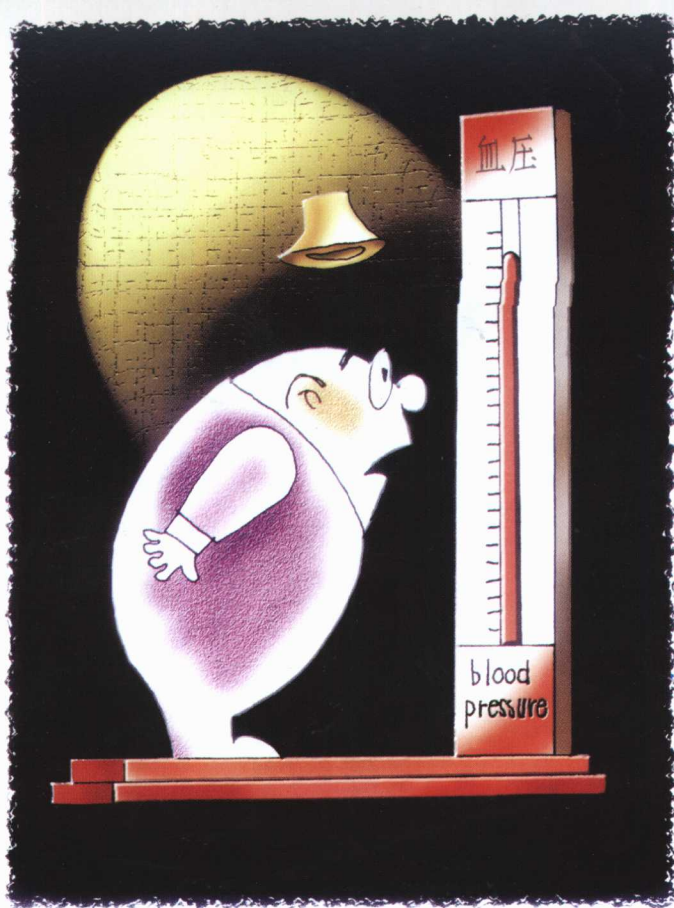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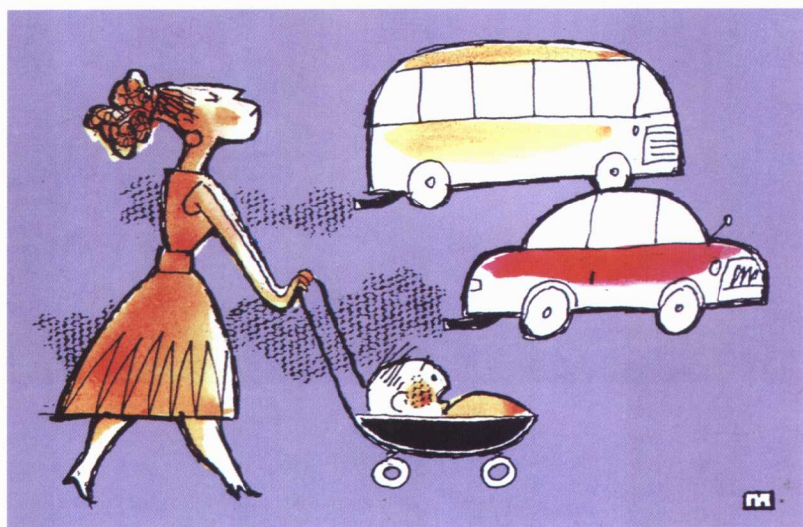
何
即
花

漫
画
春
秋

缪印堂近影（摄影：张沉）



你重它就高



宝宝牌“吸尘器”

走进漫画 其乐无穷 走进漫画 乐在其中

开场白

人生如“戏”，是“戏”总有个“开场”，就说几句“开场白”吧：

说来也是偶然，1951年我的一幅幼稚的漫画的发表竟决定了我毕生的历程和命运，我这一辈子就与漫画为伴，由爱好式地走近漫画而转成献身式地走进漫画，以它为职业，以它为事业，如谈我的历史，也就是谈我的漫画历程了。

漫画是种特殊的艺术，它不仅是艺术，更具有思想，它是智慧的艺术，是艺术化的思想；是批判的武器，也是幽默的快餐。

我原以为漫画寥寥数笔很简单，当走进漫画以后才发现它奥妙无穷。我虽从事漫画多年，仍有身在此“山”中，难识它的全貌之感；就像人类生活在地球上千万年，却对它仍有许多不解之谜一样。

漫画是个偌大的艺术金矿，它需要漫画的志愿者去探索、去发现、去开拓。



走进漫画也深感漫画人的艰辛，漫画家也是常人，他只是比别人观察得细一些，反应得快一拍，能注意到别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东西。他是位“烹饪师”，生活中的“笑料”经过他们的加工才能变成“笑画”，为此，他们得经过艰苦的努力。可以说漫画家是在苦中作乐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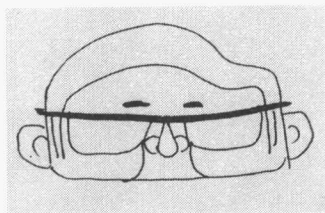
苦与乐并不相悖，而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只有经过创作中的“苦”才能体味到其中的“乐”。许多科学家、艺术家为什么甘于清贫，苦苦探索，因为他们都是懂得苦中作乐的人。

时间已过去一大半，我的漫画生活已进入金秋季节，出版社让我回顾一下我的历程，我既荣幸，也非常高兴。

假如有来世的话，我会再选择漫画这条人生之路。

2004年10月





何即楚

目 录

走近漫画

- 20 小人书
- 22 糖纸、火花、邮票、钞票
- 23 从未见过面的老师
- 25 画迷、影迷和书迷
- 28 我的漫画启蒙人
- 30 排队看《漫画》
- 32 处女作发表了
- 34 有失也有得
- 38 《刺猬报》的小主编
- 40 走进南京漫画界
- 43 和名家牵手

我的选择

- 48 我敲了哪扇门

战乱中的童年

- 逃过了南京大屠杀 1
- 在武汉观空战 3
- 粤汉线上七昼夜 4
- 躺在甲板上看香港 6
- 在“孤岛”上海 7
- 劫后的南京 9

欢乐和苦难同在

- 会馆当学生 11
- 童年的歌谣 12
- 外婆田园的魅力 13
- “三分命只有一分命了” 15
- 病急乱投医 16
- 终生的创伤 17

目 录

探索之路

- 125 漫画和科学的握手
- 128 我又敲对了门
- 135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 140 为科学漫画插上翅膀

走向世界

- 147 走进漫画之国
- 151 日内瓦湖畔的聚会
- 154 亚洲漫画展在东京
- 157 和尚——漫画发烧友
- 160 在手塚治虫的家乡
- 162 出席香港世界漫画大会

没有休止符

- 166 退而不休
- 170 学做“不老松”
- 176 在丰子恺的家乡
- 180 让漫画走进课堂
- 184 不忘四格漫画
- 190 漫画与电脑

我爱我家

- 193 我的母亲
- 197 我的老伴
- 205 我的亲人
- 212 我的嗜好

- 到北京去 50
- 《漫画》家庭的成员们 52
- 在漫画大本营里 58
- 《降龙》的出世 60
- 丰富的文化生活 63
- 1957年的“寒流” 65
- 高“温”的年代 68
- 难忘桑干河 72
- “龙”的传人 75
- 我成了“哑巴” 76
- 大开眼界 79
- 周扒皮的眼珠动了 80

十年虚度

- 感染上“左派幼稚病” 85
- 修正主义苗子靠边站 87
- 茫茫“五七”路 88
- 我遛马还是马遛我 90
- 独流减河畔送战友 92

柳暗花明

- 重握画笔 94
- 走向多样化 97
- 驶上快车道 104
- 不是“句号”只是“逗号” 114
- 三上鸡公山 122



战乱中的 童年

逃过了南京大屠杀

1935年1月28日（农历腊月二十四日，也就是民间传说中灶王爷上天汇报的那天），我来到了这个世界，开始了我的人生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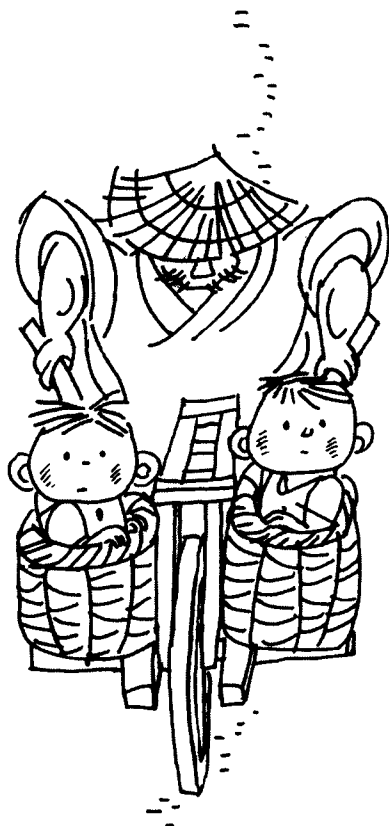
我出生在南京。南京是六朝古都，历史悠久、人文荟萃、风景秀丽，她经历过兴衰荣辱，也经历了战火的磨难。在我3岁那年，南京面临着一次更大的劫难。淞沪抗战失败，日寇长驱直入，向南京步步紧逼，在远处的炮声中，我随家人汇入逃难的人流中，渡过长江，逃到安徽桐城的乡下。在这里听不到枪炮声，作为孩子的我无法理解大人們的忧虑，感到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只知道与哥哥们到水田边去捉青蛙。当地管青蛙叫田鸡。我们每天都往田边跑，这成了我的唯一乐趣。



日寇攻陷南京，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战火继续向西蔓延，安徽桐城乡下也不是久留之地，于是我们一家又汇入逃亡的人流中。在我的记忆

里，我们是坐着船向西走的，有时又坐在独轮的“鸡公车”上，让人推着吱吱呀呀地缓慢西行。沿着长江，经安庆、过九江，长途跋涉直奔武汉。在我模糊的记忆中，只记得长长的逃难人流，人们背着包袱、抱着孩子、挑着担子、推着车子向前走着。像我这样3岁的孩子总是坐在独轮车上，或者坐在筐里被人挑着前行。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在地图上看了看当年我们走过的路程，将近三百公里！沿长江一线既无铁路又无公路，就连船也不一定能租到，其行程之艰难可想而知。记得在安庆、九江等地的码头上，有人在教大家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我们也跟着学唱，我们在抗战的歌声中走向武汉。

武汉终于到了，我们在这里能平安地住下去吗？



一条逃亡路，一对流浪娃
我和哥哥坐在独轮车上

在武汉观空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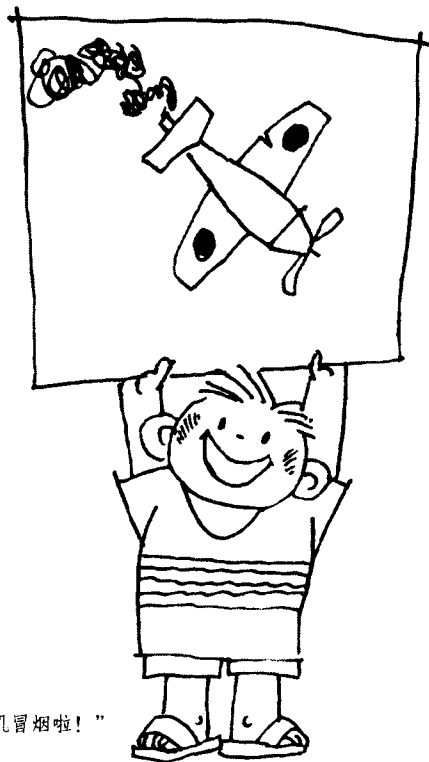
武汉地处华中，是长江中游的一座大都会，素有“九省通衢”之美誉，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此时的武汉已成为日寇进攻的目标，武汉民众反日情绪高涨，满街都是“保卫大武汉”的标语，到处都可看到难民和伤兵。

我们暂住在一个靠近租界的小旅馆里。当时的武汉三镇中，武昌是政府机关所在地，汉阳是兵工厂所在地，汉口主要是租界。日本飞机的轰炸重点是汉阳和武昌。由于我们的住所靠近租界，危险性不大，当空袭警报响起时，我们甚至可以爬到晒台上观看中日空战。那时中国空军的实力处于劣势，但因为得到了前苏联的支援，派出了“正义之剑”100架飞机参加武汉保卫战。在晒台上我们可以看到江对岸日寇的飞机狂轰滥炸，爆炸声震耳欲聋。当看到中国飞机击落日本飞机时，人们都欢呼雀跃，拍手称快。

多少年后，我查了那次空战的相关资料。1938年那场大空战，中方以4架飞机的代价取得了击落日军飞机13架的辉煌战绩，但是中国空军的大队长李丹桂和苏联志愿队大队长拉赫曼诺夫等在空战中却英勇地牺牲了。“2·18”空战之后，日军有两个月未空袭武汉，武汉的天空平静了些日子。

后来我们的父母怕日本的飞机胡乱扫射，不让我们再上晒台观战，我们只好在屋里用笔画出中日飞机大空战的场景，在我们的画中，日本飞机屁股后面都冒着烟。

后来日本飞机经常来武汉轰炸，看来



“日本飞机冒烟啦！”

武汉也不是久留之地，经过商量，我们决定南下广州，并设法买到了南下的火车票，又踏上了艰苦的逃难路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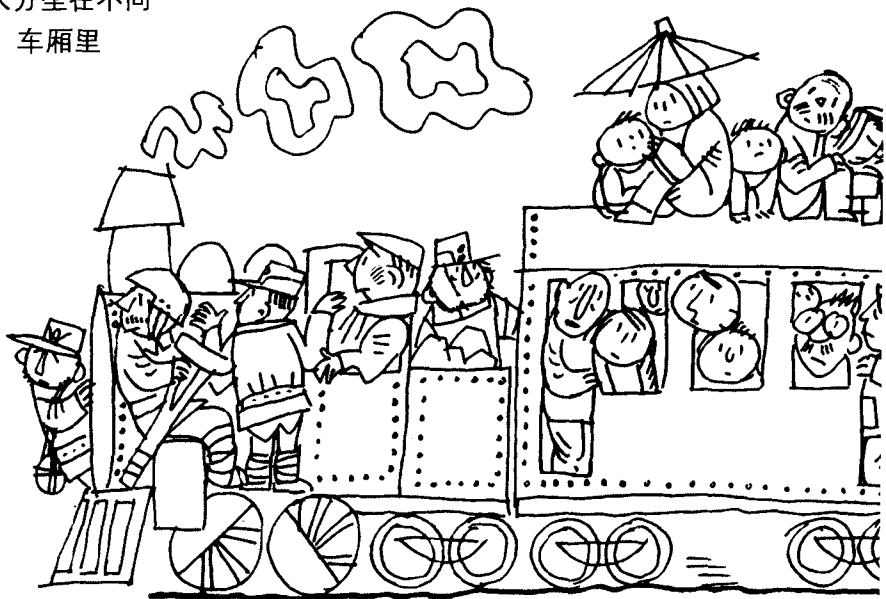
粤汉线上七昼夜

翻开现在的列车时刻表，从北京开往广州的T15次特快列车只需23个小时便可到达目的地，而在1938年时，从武汉开往广州的火车却走了七天七夜。

虽然武汉会战中，中国空军屡屡获胜，但日军在陆地上对武汉的包围却在逐步缩小。黑云压城城欲摧，武汉正处在日寇的三面夹攻之中，到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当时武汉市人口120多万，政府接受南京撤退时造成混乱无序的教训，实施有计划的撤退，已疏散了80万人。

我们家在这里本来就是逃亡者，在疏散中只能随着撤退的人群继续向南方逃亡。

在开往广州的火车上，
我们一家人分坐在不同的
车厢里。车厢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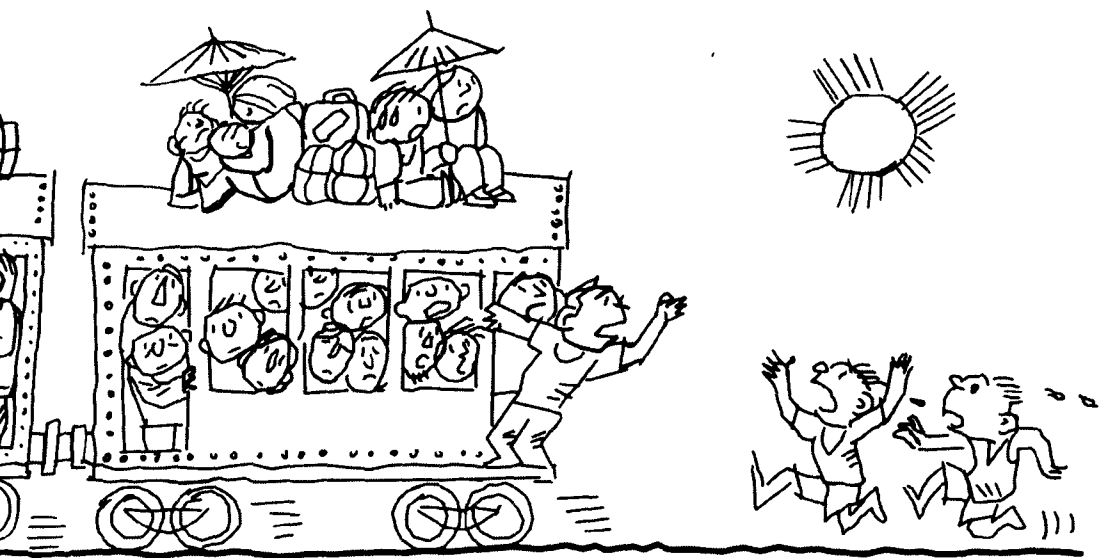
粤汉路上七昼夜 一路辛酸一路泪

塞满了人，卧铺车厢里，一张卧铺要挤着睡两个大人，硬座车厢中，行李架上都躺着人。就连每节车厢外的顶部也都坐满了人，许多受伤的士兵攀在火车头上。

火车汽笛一声长鸣，开始了艰难的逃亡之行。

火车没开多远，就遇到了日本飞机的空袭，机车与车厢脱钩后便匆匆开进附近的隧道中躲避，车上的人都跳下列车纷纷逃到山野和树林中藏了起来，等到空袭警报解除后，人们再拖儿带女地重新爬上火车，火车头这时才从隧道中开出来，挂上车厢，重新开动。就这样，火车开开停停，停停开开，人们上上下下，耽搁了许多时间。其实耽搁时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断有人伤亡。由于敌机的扫射，有人中弹身亡；火车过隧道时经常把坐在车顶上的人刮下来而丧命，还有人在空袭时逃离得太远，火车开动后，赶不上列车，流落荒郊野外，下落不明……

列车南行，气温越来越高，车厢内又挤又闷，气味难闻。我们一家人只有一个卧铺，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孩子挤在一起，父亲和亲戚们在另一节车厢中。火车中途停车时，附近的农民提着篮子和水壶卖烧饼、鸡蛋



和茶水，火车上不能供应食品，车上的人的饮食全得靠中途停车时向农民们购买。如果没有他们，车上的人很难熬过这七天七夜。当人们那充满血丝的眼睛看到广州站的站牌时，终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广州终于到了。

躺在甲板上看香港

广州已经进入了夏季，天气真热呀！人们穿着木屐“嗒啦、嗒啦”地走着，街头有许多出售冷饮的小摊。我们在广州只待了3天，便准备去香港。这时我们得知祖母已随亲友回到上海，我们全家也决定回到上海。好不容易才买到了回上海的船票。

在一个炎热的上午，一艘小艇驶向停泊在远处的“庆源号”，它是英国公司经营的客货两用轮。当时在我的眼里，它简直就像是一座海上大厦。由于我们的经济能力有限，只能住在船头的甲板上。偌大的前甲板上，铺满了棉垫和竹席，人们席地而卧，等待着启航。

当时我的年龄太小，说是在香港停留了3天，可是我几乎没有什么印象。记忆中最深的就是晚上我躺在褥子上看着满天的星斗，感到异常新鲜，还有就是遥望远处的香港，灯火辉煌，就像是皇冠上的宝石在闪烁。

第二天清晨，“庆源号”汽笛长鸣——启航了。它冲出海上的薄雾，告别维多利亚港湾，驶向大海。一开始倒还风平浪静，随着风浪的加大，“海上大厦”颠簸起来，浪花从船头溅上甲板，打湿了我们的衣物，水手们忙着安装帆布棚，使甲板上的人们能够躲避风浪。不习惯海上航行的人开始出现呕吐，平时精力旺盛的母亲也躺在褥子上不吃不喝。紧接着，家人们都躺倒了，奇怪的是，只有一个人毫无反应、生活照常，这个人就是我。我照常吃喝，照常玩乐，在甲板上跑来跑去，在行李架上爬上爬下，若无其事。大

漫

画

春

秋

6





人们笑着说：“小三子长大可以当海军了。”

成人后我曾在一本书中看到一段这样的解释：有的人之所以不晕船，是因为其小脑的平衡器官好，我可能就属于这种类型的人。1981年我与朋友从上海坐船去青岛也是如此，同行的山东大汉都躺在铺上不吃不喝，而瘦小的我却每顿饭菜照吃，电影照看，这又一次验证了我体质的特殊性。

“庆源号”沿着我国东南沿海行进，在汕头、厦门等地都有停留，每到一地，我都可以看到一些新鲜事儿：来来往往的乘客、码头附近的各种船只。我最爱看的是船老大游泳，他们游泳的技能的确实很棒，能从我们轮船的左边游到船的右边，是从轮船底部潜泳过去的。

离开码头后轮船重新驶向大海，在海上航行是最枯燥的，半天也很难见到一条船。人们只能聊天，讲一些奇闻轶事。有人绘声绘色地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条轮船去上海，途中碰上了飞鱼群，这鱼群从远处飞来，人们开始以为是巨浪，后来才发现是飞鱼，有人吓得跪下叩头，求菩萨保佑；有人敲起脸盆、油桶，轮船也鸣响汽笛。可能这些响声起了作用，排山倒海般的鱼群从人们头顶上分开掠过，不然的话，这么大的一个飞鱼群将压沉轮船，后果不堪设想……听了这个故事，有人几天都没有睡好觉，担心也会遇上飞鱼群。

四天四夜的航行过去了，那天清晨，我看见海上漂着一些“鸟笼”，大人们告诉我，这是航标灯，快进入吴淞口了。啊，我们终于回到了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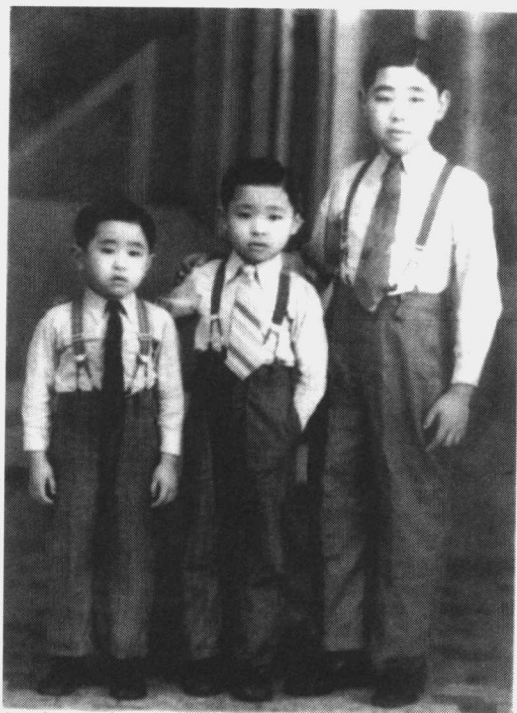
在“孤岛”上海

1938年的上海已成“孤岛”，因为上海市区有多外国租界，日寇不能侵入，但周围地带都被日寇占领。我们暂住在法租界的一个

小旅店中，我们住的房间有两扇窗户，分别对着法租界和日租界，两边仿佛是两个世界。法租界这边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另一扇窗户对着日租界，则冷冷清清，没有商店，很少行人，有时会看见挂着膏药旗的日本军车通过，过去之后又恢复死一般的寂静。

我们在上海住了将近两年，哥哥们还在这里上了教会办的小学。我因为小，只能在家里陪妈妈。她有时带我去逛永安公司、大新公司，这是当时的超级公司。我最爱去玩具部，只要坐在玩具汽车里便不肯出来。这类玩具在当时的上海相当昂贵，我只能是暂时坐坐过把瘾而已，我们家是绝对买不起的。有一次我看上了一个“猴子爬竿”的玩具，可是妈妈没有给我买，回到家后，我便采取“绝食”的手段，以此来表达我的意愿，妈妈终于做出让步，带我到永安公司买回了那个“猴子爬竿”。那天回家后我还是没有吃饭——因为玩得高兴，忘记吃了。

我们在上海的生活是相当拮据的，上海的高级饭店我们从未光顾过，到外面吃饭，除了吃阳春面、排骨面，最多的是带我们去“美味斋”吃菜饭。这是当时的中国式大众快餐。“美味斋”门脸很窄，但里面却相当宽敞，楼上楼下都坐满了人，大多是平民百姓。所谓菜



日寇侵占南京前，我们全家逃离南京，经过长途跋涉，辗转来到已成为“孤岛”的上海。这是1939年春我和两位哥哥的合影（由右至左：大哥印光，二哥印华，我）。